

于晴作品集

浪龙戏凤



22

她真是好可怜的！不是躲这个就是躲那个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子晴

浪龙戏凤

图书在版编目 (CLP) 数据

于晴作品集、台湾于晴著·—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
2001. 11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

I 于… II 浪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62245 号

于晴作品集

浪龙戏凤

于晴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印刷

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/I·557

定价：9.80 元

作者简介

于晴原名范静郁。在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，于晴和席绢是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的比翼鸟。

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，她们文化都不算高，不过是专校毕业生，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吧。出道都很晚，席绢是1993年发表处女作的，于晴也在此时一炮走红，席绢以处女作《交错时光的爱恋》席卷台湾。于晴与席绢不同，初时平平，越写越火，到最近的《金锁姻缘》、《龙的新娘》简直有红透港台之势。这两个万盛的“当家花旦”竞赛似地成长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加上另两位女作家，林晓筠和沈亚，把素以武侠之霸气雄踞榜首的台湾俗文学出版界闹了阴盛阳衰。四小名旦每人以每月一部的速度推进，简直令人瞠目。

相比之下于晴虽也是纯情一族，但运思添了许多匠心。以《为你收藏片片真心》为例，自命风流，向往自由害怕婚姻束缚的“五剑客”，他们坚守独身主义，一直固守心中的感情堡垒，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极佳的防护，然而，在遇到了似乎“前缘命定”的女子以后，一个个瓦解了独身主义的防线，在爱神的如唤下，他们一一弃甲投降。

作者执着地热爱今天的生活，她鄙夷封建社会嘲讽封建社会，她也傲视未来，她对今天情有独钟。她在献给读者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，毫不隐瞒地端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。至此，于晴目前创作的爱情小说已全部推出，可以预期大陆广大青年读者继琼瑶之后又将掀起一股于晴热。

楔 曲

“……小声点。要是惊动了圣驾，就算你有几条小命也得去见阎王爷了。” 缈缈香气掺混著低斥声，飘散在兴庆宫内，躺在龙凤长椅上的男子连身子也未动一下，被褥半滑下地。

“喜公公，皇上今几个睡得可真熟，您瞧！咱们要不要为皇上拉上被？”侍衣的宫女玉翠低低询问，却遭来一顿白眼。

“敢情你是新来的？”小喜子瞠目，差点吐血身亡。“不拉上被，万一皇上龙体犯恙，你们这群丫头谁来顶这个罪？”他嘀嘀咕咕的轻步移向龙凤长椅旁：“??是一些进宫白吃食的！”动作小心地轻抽起压住的被褥，生怕惊动躺在椅上的男子。

“喜公公，都快五更天了，该不该叫醒皇上爷啦？”另名宫女蓉儿搭上了腔。她是刚进来的宫女，才十五岁，也是专服侍皇上更衣的。

刚进宫时，原以为皇帝老爷应是六、七十岁的年纪，没想到新登基的主子才年近三十，相貌尔雅非凡、斯文沉稳，人品容貌皆万中选一，难有匹敌之辈，就该像是命中注定，该当上金壁皇朝的九五之尊，但——

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啊？这皇上他——压根就是断袖……宫女蓉儿掩住小嘴憋住差点溢出的哀怨叹息。

· 浪 龙 戏 凤 ·

小喜子小心扶起男人压住被褥的手臂，嘴里依旧咕咕啾啾的：

“成天就会麻烦我这个小公公，早纳嫔妃不就好了，何须成天待在兴庆宫里？又不是像我这假男人，我要是有那能力啊，早玩遍……啊！”他一抬眼，惊叫一声就连滚带爬的退了好几步远。

原先躺在龙凤椅上的男子斯文地打了个哈欠，黑眸随意地瞅了小喜子一眼。

“你当朕是鬼魅魍魉，吓失魂了吗？”他坐起身来，将被褥抛给小喜子。

“皇上爷……您早就醒了？”小喜子颤抖地问。

“嗯。”男子示意宫女上前更衣，垂下的眼闪着诡异的光彩。“朕不过才合合眼，就老听见有虫在耳边叫。小喜子！你是对朕不满？”

“不不不……奴才不敢。”小喜子五体投地全身打颤的蜷缩起来。“奴才只是……昨几个夜里碰上伺候太后的章公公，听他提起了皇后的人选，太后心里已有数了，除了皇亲贵族外，也拟旨准备下召天下，擢选各地红颜秀女人宫候著，奴才……奴才是为皇上高兴啊……”

“哦！”男子的语气不甚热络。侍衣的宫女玉翠悄悄瞥了一眼他的侧颜，不由的红煞了俏脸。明明就是个俊美无俦的皇帝爷，怎么一点也不对美色动心呢？

见男子对这选妃的事似乎不怎么感兴趣，小喜子的脸有些泛起冷汗了。昨晚章公公言外之意要他在望驾前不经意的提起选妃这事，希望能引起皇上兴趣，要是没有……

他小喜子虽然对皇上有莫名的胆寒，但两相权衡之下，还是鼓起勇气豁出去了。“皇上登基为王不过半年，奴才跟著皇上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，但从没见皇上赐哪个宫女伺寝过……”他咽了咽口水，汗珠一颗一颗的落在地上，继续嗫嚅道：“这著实诡异的很，金壁皇朝一向倾汉化，汉人的皇帝常说“母仪天下”，国不可一日无母，然而皇上的后宫别说是皇后了，连个贵人、妃子都没有，不得不教奴才打心底的……担心。”差点冲口说“怀疑”了。其实他早就怀疑皇上的性向了。

“哦——”男子拖长音调，懒懒扬起眉头。“听你的口吻，倒是对汉人文化颇有研究。抬起头来，朕想听听你还懂些什么？”

小喜子畏畏缩缩地抬起汗湿的脸来，偷偷瞧了皇上一眼，见他神色自然，胆子就愈发的鼓胀了起来。说正格的，跟在皇上身旁半年，倒也没见过他横眉竖眼发起怒来的样儿。

他的舌热切摆动起来。“皇上，打我从章公公那里听来，这次擢选各地红颜秀女共三千人尚只是初步预估数字；就算您一夜睡一个，十年也才轮过这么一回。您有所不知，以前有位汉人皇帝后宫嫔妃五万余人，每每都不知该召谁伺寝，只好托付在羊车上头，羊走到哪位嫔妃的门口，皇帝就陪著那妃子睡上一夜。这两相比较之下，皇上您这还算小巫呢！”

男子含著笑意听著，斥开了更衣的宫女。

“你倒懂的不少嘛。”

“这是当然！皇上喜欢汉人文化。当奴才的不多学著点，怎能伺候您呢？”小喜子喜孜孜地傻笑著。

“嗯。”男子勾了勾手指头指著小喜子。“你过来。”

小喜子连忙匍伏前进是有赏赐吗？

“朕赐你起身。”男子闲闲地注视小喜子起身后又恭退几步。“不不，再上前点，你当朕是毒蛇猛兽吗？叫你站过来就站过来。”

小喜子依言愈站愈近。近到眼看就要撞上皇上爷了。

“啊——”忽地，天旋地转，只见小喜子已落在男人的怀里；他弯著身子教皇上给抱著，铜铃的眼瞪著皇上认真俯下的眼。

“皇上……”小喜子气若游丝，连动也不敢动。

“小喜子，您对汉人文化是认识的不少。你一定听说过汉人皇帝里也有断袖之癖，喜好同美貌宦官亲近的事？”

“啊——”小喜子哑然无声，耳里净是宫女的低呼。完了——他死定了，而且会死的很惨！

“瞧你这模样，面红齿白、杏眼小嘴，当个男子委实可惜了。你猜！朕觊觎你多久了？”

“呀——”小喜子傻眼了。两腿抖如秋风。

“让我想想……不如今晚就由你同寝吧！”男子温吞吞地微笑。

“皇上……奴才……是……太监……”他大概活不过今晚了，如果让太后发现皇上对女人没兴趣的原因是他，铁定今晚被毒哑毒瞎，然后扔到宫外喂狗！

男人的眼微眯，松开猿臂，教小喜子直挺挺的跌在地上。“你是太监！？我倒觉得你是太后派来的内应奸细。”一旋身，坐回龙凤长椅上。“清白女子五万尽为一

人给糟蹋；小喜子，若是你亲人，你作何感想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不好啊。”小喜子结结巴巴道：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别说是我妹子了。就算有朝一日我娘亲入了宫。我也会放鞭炮庆祝。”

男子虽面无怒色，但笑容收敛了些，挥了挥手。“没你的事，出去吧。要再想讨章公公的赏，朕就让你伺寝。”

小喜子连滚带爬的打开宫门，这时外头飞快跌撞进一个人影。

章公公年有五十余岁，动作还算矫捷，一进兴庆宫，即刻伏拜了下来。

“皇上圣安。太后有令，请皇上立刻移驾昭阳宫。”章公公神色慌张的抬起头。看著男子精光半射的眼。“皇上爷。金壁龙运图史给贼……盗了去啦！”

第一章

长安城——

夕下时分，东四巷里的长安百姓稀稀疏疏地，难得有人走进巷子里。

一名女子年近二十，从背影看来个头中等，身穿深蓝素色的棉织衣裙，款式不怎么流行，像是普通人家的装扮。她这时，正从马车上下来，走进巷子里。

东四巷里的店铺不多，约莫四、五家，大多是卖布、卖药的。她匆匆略过较大的店面。走至巷底；巷底的右边有小小的一扇木门——挺破旧的。她轻轻敲了敲，未久，乾巴巴的中年男子探出他那张小头锐面的瘦脸。

“是红螺书房的许老板么？”女子开口问。

中年男子朝她上下溜了一圈。“十二姑娘？”见女人点了头，他才让她进屋，随即在门边挂上绿色的帕子，轻轻的合上了门。

屋内，堆积著如山高的旧书、旧画，上头布满蛛网灰尘，女子轻拍了拍堆在身旁书籍上的灰尘，惹来一阵轻呛。

“许老板，您说的大秦版画呢？”女子嘴里迫不及待地问，手指像上了瘾似地习惯的动了动，终是忍不住，埋在旧书堆里翻找入眼的文书画轴。

长安城什么行业都有，但贩卖旧书的店却是少之又少，一般卖不出去的书大多是拿去当草纸，要不就包东西去了，哪还能完整的保留下来？

中年男子默不作声的离开屋内，想必是去拿大秦版画。

女子使劲拍净旧书上的灰尘，想挖宝书却叫污浊的空气再度给薰呛住；暖暖蜜色的脸颊沾了不少黑尘。她的容颜不若莲萼，肌肤不比凝雪，算是平庸之姿，加上她的棉衣宽大更探不出身子的玲珑曲线。

总言之——她不是美女，自然也未搭上今年各地红颜秀女入宫的名单上。

“啊！”一声惊叫溢出唇畔，只因太过沈迷翻找书画，而没发现一双猿臂缠上了她的蛮腰，将她整个身子提抱了起来。

浓郁的男性香味盖过腐朽味儿，飘进她的嗅觉里。

“别怕，”她耳边响起黏呼呼的媚音。“十二妹子，我是你钱哥哥……哎唷！”俐落的脚跟狠狠的踹中他的命根子，他痛呼一声，顾不得怀里抱著佳人，直接捧著下体跳来跳去。

月 月 月

她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裙上尘埃。

“你、你、你……想谋害我吗？”钱奉尧颤抖的指著她，另一只手还抚著痛处。混账！该死！这个丑八怪想害他绝子绝孙吗？

“你是钱奉尧？”弯弯黑眸沉思了会，“就是那个登

了三十二次门，我却没空搭理的钱家公子？”

他暗地里咬牙，深吸好几口气，才收起不雅的姿态，挤出轻浮的笑容。他原就细皮白肉的，俊逸的颜貌如宋玉再世，今儿个为了能生米煮成熟饭，特地换上潇洒的丝织长衫，使自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来都属翩翩俊郎。

这丑女是眼瞎了吗？

“十二妹子，前几回登门不是拜访，而是求亲。”他露出怜悯的笑，轻摇手中纨扇。“瞧瞧你，都过了论及婚嫁的年岁，还成天埋在雕版里。雕刻只能赚银子，不能在你独守空闺的时候给你温暖；等你嫁进我钱家门，你爱怎么刻就怎么刻，凭著我肚里文采加上你雕版技术，必能冠于长安之首……”忽然，他住了口，见到她似笑非笑的神色。

钱奉尧低低哼了一声，他讨厌丑女，尤其是那种捉摸不定的丑女。可恶！要不是为了她的雕版手艺，凭他堂堂钱家雕版第十二代传人，没事吃饱撑著娶个丑八怪回家成天对望吗？

可恶！可恶！冯府无子，但却有二十个女儿，冯无盐排行第十二，是二十个女儿里唯一的丑女，适巧又过了婚嫁年龄，原以为登门向冯老头求亲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哪里知道那怪老头死都不肯放手——

“你要求亲？行！聘金聘礼比照一般贵户人家。除了十二不嫁，十三到二十你要哪个？”当初，冯老头眼眨巴眨巴的望著他，像要他赶紧随便娶一个回家，也好少吃冯府一口饭。

天啊！他谁都想娶，就是不想娶这个“无盐”回

家！

冯家女子个个容颜若芙蓉，尤其十六女，传说是九天玄女下凡的美人儿，连西施见了她都会降格成东施，他早想一亲肌肤；他闭了闭眼，忍住胸口上的心猿意马。无所谓！等他今几个先跟十二生米煮成熟饭，将来再把小姨子占为己有——

月 月 月

他咽了咽口水，一睁开眼是无盐的脸蛋，他的视线移到她的身子，除去长相不谈，方才抱住她的纤腰时，还真看不出她挺有曲线的，不如待会行动时手拿扇盖住她的脸，眼不见为净。脑袋瓜里想著那九天玄女的十六妹子……他的眼浓浓浊浊的，陶醉起来，比起屋内的空气还恶心，冯无?? 见他步步进逼，连忙警觉的退后。

“钱公子，你想做啥？”

“十二妹子，我可等不及啦！我这第三十三回登门求亲可以等明几个，现在让我抱抱你，可别躲啊，这种地方你能躲哪儿去？”他一把抓了个空，冯无盐拎起长裙跑到另一个死角去，大声呼叫许老板。

“嘿！你爱叫，我不阻止你，这是死巷，你爱叫多久就叫多久，反正待会儿你会叫的更厉害。我没玩过良家妇女，但既然你就要是我娘子了，早破瓜晚破瓜都是由我来，不如现在破……”他瞪大了铜铃。

冯无盐爬上了书堆最上头，长裙下露出一截蜜色小腿肚。他向来爱女人凝雪肌肤，而她不是，她的肤色呈蜂蜜颜色，但细看之下，她的小腿肌细腻骨肉均匀，就

连昨几个夜里睡过的烟花女也没她的肌肤细致。他抬起头，眯起眼看看她的脸蛋，是不怎么好看，眼睛大了些，脸又偏小了些，但她的肌肤细腻又凝脂，不知摸起来是不是当真滑嫩销魂？不自觉地，他伸出手探向她的小腿肚。

冯无盐见状，一脚飞踢过去，却教他给抓得正著，他面露奇怪的神色，她还来不及思索下一步，就惊叫出声，整个人让他给扯了下去。

钱奉尧欲火焚身、血脉偾张。销魂！真是销魂！光是这么一摸她滑腻细致的小腿，酥痒就打从心头钻起，如万头蚁咬著他的心窝。他的喉间不住上下吞咽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哪个艳妓能教他巴不得立刻骑上去。只有她——

“放开我！”冯无盐斥道。

“嘿嘿。你说放我便放，那还有得玩吗？”也许，这丫头对男人是个宝。人长得不好看，但一身骨肉却足以撩起男人欲火。他俯近身，伸手欲扯开她的衣领。

“钱公子！你不放我，是自找苦吃。”

“嘿，就算吃黄连我都甘愿，待会儿包你喊哥哥叫弟弟的，说不得还高兴的昏死过去……呵呵！”话没说完，伸向她的手臂却引爆剧烈的疼痛，还来不及反映发生了何事？他细白的颈项就顶上了一把小刀子。

“你……你哪儿冒出来的刀子？”他的眼珠暴睁。随著她逼近的脸庞，传来一阵她的体香，分不出是哪种花香——等等，生死关头，他在胡思乱想些什么。他的眼斜睨著那把小刀，把柄是碧绿色的，上头刻着冯字。

月 月 月

“碧玉刀?”

“钱公子认得这把刀?”冯无盐轻蹙眉。

“废话!雕版者岂有不识冯派碧玉刀之理?”他没好气地说,不是捧她,而是实话实说。那把碧玉刀是冯家祖传之宝,由它经手的版画不下千件,传到冯十二手里,更是发扬光大起来。

“你既然也是雕版师傅,怎会做出这种下流行径?”她责备的瞪著他。

干嘛啊,难不成她还当雕版师傅合该个个都是吃斋念佛的单纯人家吗?他咬牙,细声细气的好言劝道:

“好妹子,再下流的行径也是为了你,你若当上我的妻子,凭著咱们二家的雕版技术,别说是区区长安了,就算是中原、边疆,咱们都有法子打进去啊!”

“哦?”她沉思了会,钱奉尧咽了咽口水,将颈子小心移开刀锋,却发现刀侧随著游走方向移动。

他恨恨地瞪了她一眼。“你要多想想,十二妹子!纵使你雕版技术高超,但没人提供你图式文采,雕出来的画不过是死样。我肚里文采直逼诗圣仙,挥毫即画四美图,咱们是最好的搭配,我画你雕,同心协力,这样的作品才是活灵活现的。”他忍住满腔怒火。诱之以利。

一般来说,画师与雕版匠能否沟通,是版画成功的关键,没错,她雕出来的画是长安城最出色的,但谁知道冯府的画师什么时候会被挖角?

冯无盐无心地笑了笑:“我已逾婚嫁年岁,钱公子

想娶妻，尽管另觅他人，我没打算在冯姓之上冠上其他姓氏。”她偏著头想了想，又说道：“至于冯府的画师与雕版师傅能否沟通，就不劳钱公子费心了，现在；你必须承诺我，别丢雕版业的脸。”

“什么？”刀锋微微滑进他的颈子，他痛得叫了起来。拜托，他丢不丢脸干她屁事啊？

无盐不耐地挥了挥手，吓得钱奉尧冷汗直流。

“我要你口头承诺，只要你雕刻版画的一日，就不能欺负良家妇女、不得行下三滥的勾当。”

月 月 月

冯老爷一生迎娶十房妻妾，虽膝下无子，却有二十个女儿。打从去年十一嫁与邻县少康之家后，冯无盐便成了冯家年龄最大却仍待字闺中的黄花闺女。

是没人要吗？

举个前年登门求亲的赵姓公子——他在求亲第十一回被拒后，狼狈的爬进冯家外墙，本想先强迫冯十二来个洞房之实，再行俗礼迎娶，哪里知道还没见到冯十二，就误闯了冯九的闺房，在色欲熏心之下，占了半推半就的冯九身子。

隔日一早，他这个摧花大盗被架到冯老爷面前被迫娶了冯九。那时冯家尚未出阁的女儿一字排开守在冯老头身旁，冯十二的在场使冯家其余女儿的美貌平均值暴跌。

她不丑，真的不丑，最多算是中人之姿。平凡的很，只怪送子娘娘将她送错了地方。

然而，冯十二丑不丑并不打紧，即使到了二十岁，依旧有人登门求亲，就连迎娶了冯九的赵姓男子也数度欲染指这中人之姿的小姨子。

原因只有一个——

登门求亲如赵钱等人，皆是从事雕版事业之后代。在长安城，雕版师不下上百，但出色的只有一个，是女性、是天才、是长安城诸多佛寺指明要的雕版女师，如今她年方二十，雕版出的版画作品却早已流出了长安城。

以雕版事业而论，在汉人朝代还不算盛行，多由手抄。至金壁皇朝初时，佛教发扬光大，而雕版也逐渐盛行，有钱的人家供佛，抄写经文已不再手抄，而雇雕版师刻印经文及插图，其他如刻印肖章、单幅图案也一一掀起了热潮。

在长安城中，上百雕版师仅靠接经文的刻印就足以维持生计，然而教人眼红的是，佛寺将千佛图、菩萨图等单幅皆指定交给冯十二雕版。真他妈的王八羔子，冯老头死不肯嫁冯十二，因为她是家中唯一的生计、唯一懂得理财的女儿，放了她就等于白白送人一棵摇钱树，赔本生意冯老头还是懂的。

每天，冯老头吃香喝辣睡大觉，不必理会生活是否困窘，只须每日一早睁眼喊声：“十二！”冯无盐便供给了他天堂般的生活。

她要嫁，可以！除非等冯老头二腿一蹬，升天去也。不过数数日子，大概还得等个二十来年，因为打从冯老头发掘了自个女儿是雕版天才后，他就把自己身子养得健健康康、肥肥胖胖的。